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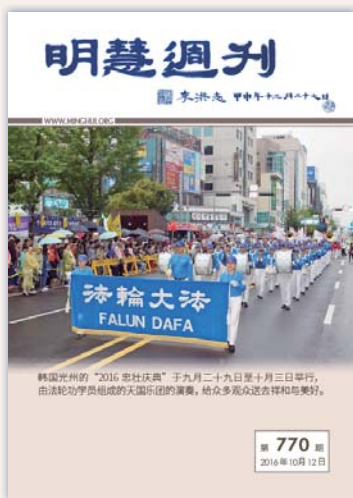


WWW.MINGHUI.ORG



韩国光州的“2016 忠壮庆典”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三日举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演奏，给众多观众送去祥和与美好。

第 **770** 期
2016 年 10 月 12 日



明慧周刊

第 **770** 期
2016年10月12日
WWW.MINGHUI.ORG

内容提要

大法新经文

致南美法会的贺词

重要新闻（上图）

英国法轮功学员十月一日在伦敦中心区集会游行，向民众讲述中共十七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修炼交流

一些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向内找

迫害案例

吉林德惠市 12 名学员被绑架
辽宁阜新市高连珍被迫害离世

本周三退统计

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

252, 917, 621

目 录

2	大法新经文
2	致南美法会的贺词
2	时事新闻
2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4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5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7	大陆综合
7	大陆综合消息
10	严正声明
10	世人觉醒
13	人心与因果
16	修炼园地
16	一些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向内找
27	吸取教训 不再重蹈覆辙
31	正念化解危难
37	让人们一走一过就能看到和带走真相
38	在打电话讲真相中提高
42	海外大法弟子：配合好至关重要
48	师父赐予我智慧 警察、保安吓跑了
50	修炼交流摘录

大法新经文

致南美法会的贺词

南美大法弟子：大家好！

首先祝你们的法会成功，同时也希望你们能通过这次法会得到修炼的提高。因为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是修炼人，所以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必须的。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

谢谢大家！再一次祝你们的法会成功！

师 李洪志

二零一六年十月八日

时事新闻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在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十月十～十二日到访澳门期间，澳门法轮功学员十月九日下午在玫瑰堂前地集会，公开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大陆游客纷纷停下脚步，仔细观看横幅及图片，了解在大陆被封锁的真实信息。

十月一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心区集会游行，向民众讲述中共十七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呼吁制止迫害。学员们举行了集体炼功，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努力向广大民众讲真相。在皮卡迪利广场附近，

2 一位老年西人男士接过传单后立即停下脚步聚精会神阅读，他表

示自己知道法轮功，听说过在中国有盗卖人体器官的现象，但这是他第一次了解到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这让他震惊。老人表示对共产党与人权和人性为敌的本质有认识，感谢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并鼓励学员要坚持下去。

十月三日至四日，英国执政党保守党于伯明翰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党代会年会期间，英国的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设立真相点，向参加年会的人士传播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征集制止活摘的签名。许多与会人士经过时与学员交谈了解真相并在制止活摘请愿书上签名。作家安娜·安德鲁和退休的政府工作人员米雪和朋友一起到法轮功学员的征签桌前签名。安娜表示，她们签名是因为活摘人体器官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超过人类道德底线的事，这不只是中国人的事。

十月八日，英国威尔士法轮功学员来到首府卡迪夫商业中心区讲真相，炼功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向广大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七年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制止迫害。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要求制止迫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恶行。男青年丹尼尔认真观看了真相展板，随后带着有些愤懑的表情说：“（‘活摘’）这当然是罪恶，是反人类罪。”“他们（中共）如此践踏人权，竟然为了钱这样做！”“中共总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起了那个‘坦克人’只身独挡坦克的画面，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人。”

有四万多居民的小城布鲁萨尔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卡尔斯鲁厄县内最大的城市。九月十七日，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办活动，给市民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的真相。当天有许多布鲁萨尔市民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和祝愿。一位年轻女子签完字后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的是大好事”。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十月六日发布了“二零一六年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报告”。报告说，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使用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并继续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报告说，据明慧网公布的二零一五年人权报告，当年遭绑架、抄家和骚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近二万人次。

英文明慧网收集的资料显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六年四月，有一百五十八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张秀丽被迫害的大脑失去记忆、胳膊被打断。

九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最新国际独立活摘器官调查报告作者、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访问瑞典，向国会、法律、医学、人权活动及媒体等各界人士揭露已在中国持续十七年的中共推动的大规模活体强摘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引发媒体与民众的关注。《瑞典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提醒瑞典民众不应接受中国良心犯的器官。

——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

吉林德惠市法轮功学员崔涛（男）、李瑞凤（女）、杨金玉、杨金凤姐妹、胡波（女）、王长顺（男）等 12 人近日被绑架。九月二十二日早八点半左右，崔涛在送孩子上学回来的路上被警察绑架、随后非法入室抢走《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籍等。李瑞凤（女）的丈夫开门时，四名国保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当时李瑞凤只穿了一套短袖睡衣；胡波（女）给住院的父亲送饭时，刚出家门，被蹲坑的警察非法抓捕。

河南济源市九名法轮大法学员被绑架、强制洗脑迫害，李月趁被迫害致精神恍惚。二零一六年九月六日至九月二十五日，610 头目刘天国、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谢红武，法制办孔翠苹、卢瑶等再次在济源市邵原镇的黄楸树农场办了个洗脑班。李月趁近六十岁，是个从不多事、小心谨慎的农村妇女，九月六日被五个身穿便衣的男女突然闯进家里绑架，送到洗脑班迫害。

广东河源法轮功学员李娘新和 6 岁的儿子 9 月 24 日下午在家中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河源禁毒所。过后警察又把李娘新和 6 岁儿子带到河源源城派出所，在源城派出所李娘新看到自己丈夫刘庆强被恶警双手铐在窗口上吊着。

辽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高连珍女士于二零一零年被“610”推翻法院的判三年缓五年的判决、直接判刑三年，被绑架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在出狱前一个月，高连珍被强迫吃下不明药

物，出狱后身体溃烂、大小便失禁、高度腹胀等不良症状，于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二日含冤离世，时年五十七岁。遗体火化后，股骨头呈黑色且内有一浅绿色糊状不明物。

——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

二零一六年十月八日，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学员回顾了师父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首次莅临休斯顿讲法的情形，多位学员交流了自己这些年来在参与不同的讲真相、救人项目中的修炼体会。十月九日，学员们在著名的荷门公园集体炼功。

十月九日，奥地利法会在首都维也纳举行，十几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学员们交流了如何修好自己，向内找，如何做好三件事的心得体会。职业高尔夫运动员 Sofie 是修炼了一年半的年轻新学员，她交流了在今年纽约法会看到师父，感受到师父讲法既威严，又含着无法形容的慈悲。她意识到什么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并感受到救人的紧迫。她利用一切机缘讲真相。

韩国光州的“2016 忠壮庆典”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三日举行，虽然细雨绵绵，但此次活动仍然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参与者。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演奏，给众多观众送去祥和与美好。主持人介绍天国乐团说，法轮功是身心修炼大法，天国乐团队列很整齐，请大家再给演奏美好音乐的天国乐团热烈的掌声。

十月十日，第四届广岛国际文化交流节在广岛市东区文化中心举行。当地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该交流节，并在舞台介绍与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受到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主持人走到台前激动的说：“太棒了，刚才在场观众都一齐跟着炼了，谢谢法轮功团体的朋友们！谢谢！”

十月三日，在每月举行的首次教育仪式上，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普埃布拉市艾尔瓦·爱迪生大学向学生们传授法轮功的功法，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十月十日，由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应

邀参加了在基奇纳—滑铁卢双子城举办的第四十八届盛大的感恩节大游行。主办方对法轮大法代表队高度评价并希望代表队明年能再来双子城参加大游行。据主办方发布的信息，现场观众大约有七十万人，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加拿大电视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直播。

十月九日，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旧金山一年一度的哥伦布节庆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对观众们说：“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天国乐团的成员不仅演奏乐曲，他们每个人都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主持人说，世界需要真、善、忍。游行主委 Joe Leveroni 说，“法轮功的队伍是游行真正的亮点。他们非常整齐，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排练，法轮功是最受欢迎的队伍之一，从亮眼的服装到他们的精彩的演奏、炼功，都非常棒。”

十月八日，台湾彰化县员林市为庆祝升格为县辖市满周年及双十中华民国国庆，举办了踩街游行的热闹活动，由两百多位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仙女队再次获邀为前导队伍，传递节日的欢乐。承办这次活动的员林国际青年商会会长徐佳纬感动的说：“看到两侧的法轮功学员，不管雨下多大，他们都不为所动。我觉得我们台湾就是欠缺这种精神。”他特地邀请在场所有人给法轮功学员热烈的掌声。

十月十日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在台湾彰化市、云林北港镇的游行演出中，获得民众的热烈回响。彰化县议员李清木在游行结束后表示，他所认识的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很坚定。”“法轮功是很好的信仰，真、善、忍，是很正向的。气功的修炼对身体很好。”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反迫害、讲真相的精神也特别令他感动。

大陆综合消息

最高法院立案受理罗江平家属求偿案

罗江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云南省第一监狱押解回家，五天后含冤离世，年仅五十一岁。家属要求追究监狱和警察的责任并提出国家赔偿要求，在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与高级法院暗箱操作、明显枉法驳回后，二零一六年六月二日最高法院正式立案受理。日前，代理律师从最高法院获知，案件尚在研究讨论之中，该案的承办时限为六个月将在十二月二日之前审结。



罗江平和家人

罗江平，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撒莲镇平阳村人，一九九六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法理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身轻体健，更乐于助人。平阳村一直缺水，特别是旱季更为严重，过去，农民为了争水灌地，吵嘴打架的事经常发生。一九九六年缺水的季节，包括罗江平在内的法轮功学员主动让其他农民先放水灌地，从此再也没有发生为水争打的事了，此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罗江平到云南省南华县龙川镇山上村发真相资料，被龙川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云南华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在监狱期间，罗江平因不认罪遭受监管虐待，长期禁闭小号、戴脚镣手铐、

遭体罚殴打、被灌不明食品和液体，强制超负荷劳动、酷刑。罗江平入监前健康状况良好；监管虐待之下，身体虚弱，出现行动和生活自理困难。家属获悉情况后，即委托律师去监狱会见代为调查取证，要求停止虐待，向狱方提出监外执行保外就医。但是，云南省第一监狱违反法律，拒绝依法进行病残鉴定，既不积极医疗，也拒不依法办理保外就医，直至罗江平离世前五天，才将罗江平送回四川老家。

罗江平离世后，家属四处奔走多次交涉，要求获知罗江平的具体死因要求查阅医疗病历和调阅监控录像等诉求，均遭拒绝。二零一五年三月，家属再次聘请律师来到监狱，向监狱提出追责和赔偿要求，云南省第一监狱仍然不受理。二零一五年六月，代理律师来到监狱的上级机关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提出控告，十一月，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复议决定：维持监狱的决定，对罗江平家属不予赔偿。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律师向云南省高级法院提起申告，二零一六年三月，云南省高级法院在拒不依法进行听证并且律师缺席的情况下，驳回家属请求。

针对云南省高级法院的错误决定，代理律师向最高法院提起了申诉。律师认为，云南省高级法院的国家赔偿决定程序违法、未能查清案件事实而且认定因果关系错误。针对代理律师提出的理由，最高法院经审查，最终立案受理了该案。目前，该案正在最高法院审理之中。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法轮功学员雷在清被绑架 已回家

彭州市法轮功学员雷在清，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午，在郫县马街发真相碟，被人举报，当时马街派出所来了十几个警察将雷在清绑架到马街派出所。

雷在清在派出所不断的讲真相，其中有明白的警察做了“三退”。到中午，警察喊雷在清吃饭，雷说，我吃不吃都无所谓，只要你们喊法轮大法好。这时，十几个警察同声喊“法轮大法好”。第二天早晨，派出所将雷在清放回家。

四川五老人被庭审 律师力陈无罪 检方语塞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和二十八日上午，四川省会理县法院分别对罗继平、董秀琼、马凌仙、沈佳凤、郑琼五位女性

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五位来自北京、成都、西昌的律师为她们做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五位法轮功学员的年龄从六十岁到七十岁，她们于二零一六年一月三十日晚在云甸镇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人恶告，被云甸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已被关押八个月。国保为了达到对老太太们非法判刑的目的，不断拼凑材料，将现场收到的材料数量翻了一番。

在九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的法庭上，律师们指出，五位老太太修炼法轮功后，她们曾经身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她们按“真善忍”做人，把事实告诉给父老乡亲，让大家分享修炼法轮功的好处；她们把被迫害十七年的真相告诉乡亲，还公民的知情权。她们是在维护《宪法》，不但没有犯罪，而且还有功于国。

当公诉人污蔑五位老太太散发的资料的性质时，律师们要求呈上当天收到的资料，其中有《真相》、《明白》、《希望》、《天赐洪福》、《世纪大审判》、《全国起诉江泽民》等资料。律师们当庭读了里面的文章，如：《最高检察院：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控告江泽民受宪法保护》、《用良知帮助我们自己》、《三十万美金归还韩国失主》、《找回“忠孝礼义”的内涵》、《善良，生命的路标》、《护士见证的奇迹》、《“植物人”行走自如了》、《千金良方——德》等。律师质问：这些都是教人向善从德的内容，难道是邪的吗？公诉人无言以对。

律师还当庭读了法轮功学员马凌仙的儿子给法官的信，信中诉说了他从小就见证了他母亲的不幸。信中这样诉说：我的母亲因和父亲感情不和，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因人生的坎坷，工作的繁忙，落下了一身病。工资低，又要负担我的生活和学习费用，母亲生病了，不敢买好药治疗，更不敢到医院诊治，只在药店买便宜的药应付应付。母亲修炼法轮功了，不知什么时候，母亲不再生病了，脸色红润了，精力充沛了。后来我母亲几次三番的遭抓，被关押，学校讲台不准她再上了。老师和学生投来的是鄙视的目光，我们都成了多余的次品。最后一次，我母亲被判刑了，送到成都龙泉驿监狱，母亲的退休金也被教委取消了。当时，我已经考入大学，因失去生活和学习的必须费用，我不得不辍学，永远失去完成我为之奋斗

的大学学业，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基本生活而奔波……

辩护律师最后陈辞，希望法院能依法办案，维护《宪法》的尊严；惩恶扬善，公正执法，让自己的判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严正声明

本周二百零五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一百二十五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老人与真相条幅

【大陆来稿】中秋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学完法，已经八点多了。我给师父行礼、对着师父的法像说：“弟子要出去救人了，全靠师父加持和安排。”我带上“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起诉江泽民”、“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真相条幅出去了。

车开到一个地方，几十米远的地方就是一排一排的人家，我想这是一条主通道，来来往往的人应该很多，每个人只要经过都会看到真相条幅，于是我把车停好，拿了一幅“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刚准备挂上去，突然看到路上有一个人朝我这边走来。这么晚了，谁还会出来啊？挂还是不挂呢？还是等等吧，等他过去了再挂。

不一会儿，这个人就到了我身边，原来是一个骑着三轮车的爷爷。我想等他走过去我再挂。可是这位老人就把三轮车停在这里不走了，嘴里还用那种严肃的口气对我说“这么晚，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心里想着，怎么办？是保持沉默，还是与他直接交流，大概停在那里一、两分钟，可老人还是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我把条幅放好，走到老人身边问到：“老人家，您刚才是在问我在干什么，是吗？”老人回答：“是的。”“我在这里挂真相条幅，挂‘起诉江泽民’，‘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什么？起诉江泽民？你快说说，快说说，怎么起诉他啊？”

我说：“现在贪污腐败，道德败坏，空气污染，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大到国家领导人，小到村干部，都贪，全都是因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造成的，他欺骗了十几亿中国人，当时在电视上诽谤我师父，还说法轮功学员自焚，全部是江泽民一手安排的，全是假的，而且最邪恶的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给有钱人，今天的社会做好人都要坐牢，判刑，做坏人可以明目张胆……”

“你怎么把我要说的都说出来了啊，江泽民是个总坏蛋。”老人激动的说。

我接着讲了更多真相，老人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你说的都对，全都是对的，你有笔吗？把这些记下来我看，你说的我都记不住了。”“您也不用记太多，您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个字放到心里就行了。”

我又问老人“这么晚，您是要去哪儿啊？”“我在家里没事做，就想出来溜达溜达。”“您这是等着神佛来救度啊，所以我们相遇了，您入过党，团，队吗？入过的话赶快退出来，天灾中共在，共产党做的恶事太多了。”“我只戴过红领巾，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心里知道就行了。”“那不行，一定要退出来，神佛才好救度的，我给您取个化名退了，退了就有神佛管那多好啊。”“取化名？我怕自己到时候不记得，还是用我自己的真名退吧！”“您能做出这么明智的选择，我真的好高兴，替您高兴。”“我也是，我心里也很高兴，说不出来，就是高兴。”

老人说完走到我的车旁边看着我的袋子满满的又对我说：“你能不能拿出来我看看啊？”我就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拿出来给老人看，在淡淡的月光下，“法轮大法好”的每个字体都是那么的明亮耀眼，我让老人念了一遍，然后站在车上把条幅高高的挂好，老人抬起头仰望着。

老人让再拿一幅出来，我随手拿了一幅起诉江泽民的条幅，老人一看，马上说：“这幅给我吧。”“不行啊，爷爷，这是救人用的，不能送给您。”“我不是自己用，我明天到村里头人最多的地方去挂，我告诉他们，江泽民被起诉了，他们肯定都愿意看，都愿意听。”“看来您缘分不浅啊，好吧给您一幅，还给您一幅‘世界需要真善忍’吧，您想办法挂高一点，让人人都看的到。” 11

我对老人说：“我得走了，还要去其它地方。”老人说：“去吧，早点回家。”

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悟到，现在的人都是在渴望着被救度，只等着我们更多的大法弟子走出去，面对面堂堂正正的给他们讲真相。

黑龙江绥化市 2350 人签名起诉江泽民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绥化市各界民众 2350 人纷纷签名支持对江泽民立案调查，盼望早日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结束中共这场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长达十七年的惨无人道的迫害！



黑龙江省绥化市各界民众 2350 人支持起诉元凶江泽民的签名部份图片

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大爷看了《起诉江泽民》杂志就说，江大嘴没干啥好事。大法弟子说现在全球在起诉江泽民，他说我签，用真名签上了，并写上：江泽民该杀。

一个卖货的老大爷听说要起诉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说江泽民大裤裆、没为老百姓办啥好事，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个农民夫妇，经常听大法弟子讲真相，早已做了三退，说我家这庄稼长势好，都是大法的保佑，托大法的福。他们听说起诉江泽民很高兴，立即签了名，并领着大法弟子到他的亲朋好友家让他们也签，一共十多家五十多人，大多都是用了真名签的。

还有一对四十多岁修理部的俩口子，听说全国起诉江泽民，

说用真名行吗？大法弟子说用化名也行，他说还是用真名吧，于是用真名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个卖大饼的人听说要起诉江泽民，用真名支持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并对妻子说，我也给你签上了啊，妻子说行，我支持。

开装潢店的夫妇俩经常听大法弟子讲真相，很相信大法，两三年前也做过营救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征签，当时他家买房子贷了款，活源也没有那么多，妻子刚做了妇科手术很虚弱，家里压力很大，夫妇俩听说营救大法弟子，啥也没说用真名签上了。大法弟子说你们此善举天地可察，他们也很高兴。之后妻子身体恢复的很好，家里又买了门市房，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他家的收入不断增长。这次听说要起诉江泽民，妻子毫不犹豫地签上了真名，又直接让丈夫也签上了。

一个退休老干部看到大法弟子讲真相，跟大法弟子说，前两天他们同学聚会，说起法轮功的事时，他们说共产党要完蛋了，都要退党，他想帮同学都退出，结果一下子退出六、七个人，而且都是用真名退出了党团队，他在起诉江泽民上签了名，说江泽民太坏了，真是祸国殃民！

人心与因果

起死回生不是神话

【山东来稿】我叫张国玉，今年四十四岁，是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原陵县）一个普通农民，我能活到今天，是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奇迹，感谢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第一次发病是在二零一二年，那年我四十岁，原先我身体强壮，干很多的活也不觉得累，可是那年九月份开始，双腿水肿、皮肤发亮。我在乡镇医院输液治疗七天，发现没有效果，然后又到陵县中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肝炎”。又开始输液治疗，七天后还是没有效果。

后来肚子大的好似怀孕七、八个月的孕妇，但身体别处却是骨瘦如柴，于是又转到德州市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又开始住院治疗。每天从早晨八点半开始输液到晚上十二点，13

还有昂贵的白蛋白，不但病情没有好转，却发现腹水更多了，大夫说是病情使然。于是我又坚持了几天，最后觉得肚子好像要炸开一样，于是第十天我就决定离开医院不再治疗。

家人也心急如焚，四处打听有没有治疗这病的疗效显著的大医院，于是我又在家人的劝说下转到了济南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治疗方案同家里的医院几乎如出一辙，只是不经常性的腹腔穿刺“放水”。期间，医生给推荐了一个比较前沿的治疗方案，好像是在肝上置管，不但费用天价，大概需要十多万、二十几万，疗效也不确定，而且身体的虚弱程度也不一定能承受，所以我没有接受。按常规治疗措施，十多天后病情虽有好转，也起色不大，所以我只能出院回家休养了。

一个月后我开始嗜睡、昏迷，生命危在旦夕，再次被家人送往陵县中医院，当晚家人都准备好寿衣、灵床了。

我家中大嫂修炼法轮功，急忙让我家人在我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求李老师救命”，结果第二天清晨我奇迹般的清醒了，有意识了，连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渐渐蛋白的指标长上来了，家人第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就在办完出院手续的那天，我突然觉得腹部疼痛难忍，全身大汗不止，经外科诊断为：脐疝嵌顿，生命出现危险，只得转入外科做急症手术。老主任说因为严重腹水，身体状况很差，也许连手术过程都坚持不下来。家人怀着一线希望还是让我做了手术，但术后好久还是腹水不减。

因为昂贵的住院费用和我的身体也快支撑不住了，所以我再也不想治疗了，就回家等待天命。

回家后我真正开始相信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从修心性开始。两个月后，我的身体出现奇迹，慢慢的能炼动功了，身体感觉出现神奇，腹水消下去很多。我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逐渐能行动自如，能下地种菜、自己做饭了，我决心不再停下来，天天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甘肃省信访局局长戴炳隆遭恶报被捕

〔甘肃来稿〕戴炳隆，男，现年五十五岁，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人，任甘肃省委副秘书长、省信访局局长，日前已被捕，一同被抓的还有他的妻子赵世琴及儿子、他表弟等多人。

戴炳隆于一九九七年八月任宁县县长，他是一个黑社会老大，地道的酷吏，二零零零年，以暴力收税，逼死宁县良平乡交不起农税的一个贫苦农民，制造了震惊全国的“6.13”恶性涉农案件。二零零一年，因企业改革，又逼使一个穷工人在县政府大门上吊自尽。

戴炳隆做恶多端，他发狠心迫害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学员，得到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赏识，职位不断攀升。二零零一年七月，戴炳隆任县委书记，后任庆阳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恶党委常务副书记，于二零一二年八月，调省党委任职。从戴的升官图看出，中共恶党重用的是什么货色，百姓不处于水深火热中，才是怪事呢！

但是，善恶终有报，表面看戴炳隆犯了受贿罪，其实质是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而遭到了天理的报应。听说戴案还牵出七十多个贪官，更大的报应，还将继续出现。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戴炳隆兼任宁县处理法轮功领导小组（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610”）组长，为向恶党邀功升官，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当年就非法抓捕大法弟子八人（次），相继非法劳教四人（次），非法抄家二十多人（次）。

二零零二年，戴炳隆调任庆阳市副市长，主管文化、教育、卫生，继续追随江贼一伙迫害大法，使该市教育系统成了迫害大法的重灾区。在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大专院校搞人人过关，进行所谓的“专家”巡回演讲、诬蔑大法的签名、强逼学生签所谓“明白卡”，深深的毒害了广大教职员工及学生。

庆阳市大法弟子，原团结小学教师刘志荣被非法判刑，后被迫害致死，就是戴炳隆主管教育期间发生的恶性事件。

人在做，天在看，奉劝那些还在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从戴炳隆的恶报中得到警醒，立即歇手，看看大法弟子所传的真实资料，那是你得救的唯一希望；否则，只能跟随恶党走上不归路。

修炼园地

一些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向内找

文：一名大陆大法弟子

以下所讲述的内容，只是我在修炼中所经历和悟到的个人体会，层次有限，大法中还有更高深的内涵。本文谨与同修们交流，希望大家都能用法来衡量。

“为什么不能向内找？”

在与同修的交流中，听到过不同的回答：

“什么是向内找啊？”

“我向内找过，找到一些执着心，我知道它们，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们好象还在……”

“师父说过修炼人要向内找，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

“你不要偏激，什么都向内找，你在钻牛角尖！”

“是的，作为修炼人应该向内找。但是，这件事情当时的情况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不怨我，错的是别人，我又没有做错，我向内找什么？”

“平时的事情我可以向内找，可这是做大法的事情，这是在救度众生。他（她）为什么不按照法的要求做，他（她）为什么不向内找？”

“这是旧势力在干扰、在迫害，我们应该正念清除它们，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为什么要向内找？”

……

师尊说：“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这一点，遇到任何事情，麻烦事呀，不高兴了，或者和谁发生冲突了，一定要查自己，找自己，你就能够找到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 [1]

在大法弟子与大法弟子之间的矛盾中，在大法弟子与常人的矛盾中，在证实法、救度众生、讲真相中所遇到的困难、阻力、

干扰中，在邪恶的迫害中，一些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向内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一、修炼的初期我不会向内找

我属于闭着修的，没有开天目。在迫害还没有开始的个人修炼初期，我不知道怎么向内找。那时候，每天都是要参加集体学法的，大家盘腿打坐一起学法，读到：“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2]“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2]读过就过了，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只知道一些常见的执着心和执着心的表现。因为没有真正向内找过，也没有这方面实修的体悟，只认为执着心是存在于精神中的一种意识。平时感觉到它们出现了会去抑制它、排斥它，也会用法来衡量下自己的行为，认识到不对的，就把表现出来的不好的行为改一改，但是离开修炼的环境，一放松自己，行为就又不符合法的要求了。学法的时候，多是把学到的法用来衡量别人，而不是对照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眼睛总是有意无意地去看别人的不对，看不到自己的不足。

经常看到的表现是：一位同修把法中的某一段找出来，对另一位同修说：“某某，你看，师父在法中是这样说的，说的就是你……”在我所在的炼功点上，我发现，那时候多数同修都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向内找。（多少年过去了，现在仍有人不知道怎么向内找。）

二、从消沉中走出来

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后的好些年，我都有一种体悟：就是在大法与我之间，竖着一扇巨大的门，门是关着的，我一直在门外徘徊着。我觉的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在门外站着，没有走进门里面去呢？难道我没有在法中修吗？可是我觉的自己一直在学法，一直在炼功，一直在坚持做证实大法的事情，坚定的修大法，没有放弃修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受呢？只觉的奇怪，我没有更深入的去找原因，我被思想中出现的“奇怪”挡住了。（后来在去执着心的时候，发现“奇怪”也是一种不好的物质，它直接

起到了干扰、阻挡我向内找的作用。)

在迫害中因为人心的执着，我被邪恶转化了，并且干了不是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当时的我，觉的自己属于没有希望被救度的生命了，不配做师父的弟子了。可是我心里不想放弃大法。那种绝望，那种痛苦，那种强烈的自责与对法的愧疚，日夜在心里在思想中冲撞着，连不想活的念头都出现了，这个过程中我消沉了很久很久……。

终于有一天，我动了一念，为了众生，我一定要走回到大法中去。我心里跟师父说：我做了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事情，我知道自己已经不配做您的弟子了，可是我的众生怎么办呢？那些等待救度的众生怎么办呢？请师父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吧！

可是想往回走，谈何容易！巨大的、层层阻力挡在我往回走的路上。

旧势力将那些能让我自责到不能自拔的、曾经做过的不符合大法弟子要求的往事，不断的往我思想中反映，又让自责心、愧疚心、自卑心等时时在我心中翻滚，还会冒出“你没希望了！你还有脸回去吗！你再也回不去了，你放弃吧！”等等念头。同修也在旁边说：你转化过，旧势力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很难走回大法中来！这就象是一个人掉到坑里，当他（她）努力想要爬上来的时候，站在坑边的人一脚又把他踢下去了。消沉一段时间后，我又鼓足勇气从新往上爬，没爬几步，又被各种人心、旧势力拉回到坑里去了。为了从这个坑里爬出来都爬了好几次。头脑中正面思想和负面思想的激烈斗争，天天都在进行。这些思想中出现的负面因素、各种人心时刻不停的纠缠着我，不让我挣脱出去，摆脱不掉，抑制不住，排斥不了。它们不让我往回返，我怎么办呢？那时还不会把执着心和真正的自我分开，只知道这些想法是不对的，我不能消沉下去，我必须振作起来。

我抱着“一定要走回到大法中去，谁也挡不住”的这一念，为了对抗它们，当时的我采用了一个办法，就是鼓励自己：你一定能回到大法中去，你一定行！师父没有对你说不需要你，你就有希望！

我不停的对自己说——走路在说，吃饭在说，睡觉之前也对自己说，醒来第一句话也对自己说。一天会说几百遍不止（一般

是在心里说的），同时不断的加强学法。费了很大的劲，才从消沉这种状态中走出来。

通过继续学法，持续发正念，有一段时间后，当我回过头来看一看过去修炼走过的那段弯路时，好比在茫茫大雾中想要看清远处的景象一样，突然发现那些往事淡化得连影象都看不清了，甚至是什么事情，事情里有些什么人 and 发生的过程，我通通都想不起来，那段记忆像是被抹掉了一样……我悟到，这是师尊让我彻底的“放下了”。

三、从怕心中走出来

在表现出来的所有执着心中，怕心对修炼人的控制力、干扰、影响力是相当大的。有同修就是被怕心困住了，一直不能正念走出来。

我在对抗让我消沉的那些物质时，怕心还没有表现得那么强烈。一直到我走出消沉的状态后，怕心对我的干扰一下子明显起来。它们说来就来，甚至达到了让我天天都感到怕，睡觉梦中都在怕，表现上有时候会通过一件外因来诱发：一句话，或者一件往事，一个常人，都能让我怕起来，我那时真以为是自己在怕。

“害怕”这种物质，让我的心里很难受。强烈的时候，怕得我腿啊、手啊都发起抖来，抖到最后全身发软、肌肉发酸，心跳快的让我感觉只要一张开嘴，这颗心就能从嗓子眼里跳出来。思想在怕心的控制下，出现了各种念头：旧势力会迫害你，警察马上就要敲门来抓你了，你会坐牢的，你会失去生命的……等等。我的主意识知道大法弟子不能怕，不要怕，努力排斥它，抑制它，作用不大。它们太嚣张了，肆无忌惮的迫害我的身体，控制我的思想。直到有一天，这些怕心又来了，正在故伎重演，对我为所欲为的时候，突然从我的心底生出了一股对它们所做所为的愤怒，我感到正念强大起来，我的主意识冷静的对它们说：“怕心不是我，我不要你们！你们出来多少，我清除你们多少！我不怕你们！”这一念发出的一瞬间，我真实的感受到：身体里所有害怕的感觉（或者说它是物质更确切），象海水退潮一样往我的心脏部位急速的收拢、退缩；二分钟左右的时间，害怕的感觉（物质）消失的无影无踪，思想中也平静了，手不抖了，腿不抖了，心脏的跳

动频率也恢复了正常。

前一秒钟还在我身体里兴风作浪，后一秒钟就仓皇逃窜了，“怕心”动作转变的如此之快，直到它们跑光了，我还有些回不过神来。我站起来走了几圈，发现身体又变的有力气了。这才肯定：“怕心”真的被我的正念击退了！在这次去怕心（执着心）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两点：

1、我第一次明确的把“怕心”（执着心）和“我”（主意识）分辨开了；

执着和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物质，不是真正的自我，真正的自我是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的，如果不区分开，把执着心和观念当成了自己，正念中就清除不了它们，大法弟子发出的正念不会清除自己。

2、去执着心的过程中，体悟到了“怕心”（执着心）是一种有形的活的物质生命，在另外空间存在着。

师尊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2]“任何物体都是有生命的。”[3]

通过这次与怕心的交锋，“怕心”再不能迷惑蒙骗让我以为“自己在害怕”，正念足，它就能被彻底灭掉。因为干扰我的怕心当时很多，我连续一个时期，每次半个小时以上，专门针对它发正念清除，效果很好，大量的灭掉了“怕心”这种物质。

四、向内找不是嘴上说一说就能做到的

在具体的实修中，在矛盾中，当我对自己说：向内找。看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眼睛总是想要向外看，去看具体的事情，去看常人社会的各种表现，去看矛盾中的别人。也就是说，它不听我的话。就算是我用力控制眼睛的视线向自己看时，思想中就有一股力量也在使劲的拉扯着我的视线向外看（要很仔细才会体察到这种感觉）；这样经历了几次后，我就觉的不对劲了。我问自己：这股来自于思想中促使我向外看的力量从哪里来？是什么物质？和我的正念对着干的，就一定不是我。再深入的找下去，我发现，“向外看”实际上是一种在三界内的很强的观念，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我不能顺利的向内看，是它在起反作用。

这种观念形成了多长时间了？也许几十年，几百年，上万年。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尝试着用强大的正念扭转它。刚开始的时候特别费劲，心里念着：“向内看，向内看”，念上半天，“向外看”的观念还是控制着眼睛的视线向外看，怎么办呢？不能向内看，要找到那些隐藏在心里的执着心就是纸上谈兵。一定要把它扭转过来！就这样，不断加强正念，扭转“向外看”的观念，这个过程大约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把这个“向外看”的观念扭转过来了。当我再发出“向内看”这一念时，很自然的眼睛的视线马上能向内看了，让它看心里，它就往心里看，让它看我的行为，它就会去看我的行为表现，它听我的话了！

那些嘴上说：“向内看”，而实修中却经常向外看的同修，为什么做不到向内找呢，是有原因的。

“向内看”，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种行为。

五、真正的向内找，在自己这颗心上找

扭转了向外看的观念之后，我开始了真正的向内找执着心。执着心，有笨的，也有狡猾的。笨的明显就能看到它，都不需要太深入微观中找，比如怨恨心、争斗心、怕心，一跑出来，大家就看到了；狡猾的执着心，就得费心费力了。它们会隐藏得很深或者是伪装成其它的执着心，厉害的执着心还会控制其它执著心干扰大法弟子，自己躲在后面。

有时候，找到最表面的执着心，接着往下查，发现执着心下面还有执着心，再往下查，执着心下面还有执着心，就是要查到执着心的根源……比如，有时候矛盾中表现出来两个人在争执，有争斗心在起作用；继续找的时候，发现是妒嫉心在后面捣乱；再找下去，又看到妒嫉心后面是一颗利益之心在控制，利益之心后面还有什么？……在不断往下查的时候，感觉自己是在不断的往自己空间的更微观中找寻它们。

有的执着心知道你要向内找它了（执着心是有生命的物质），就让你心里难受，让你心里出现排斥的感觉，让你出现放弃向内找的念头；甚至于让你听都不愿听“向内找”三个字，让其它的念头干扰你的思想，分散你的主意识的注意力，蒙骗你的主意识

去做其它事情，总之就是不让你找到它。这个时候，自己（主意识）向内找的决心要坚定，去掉执着心的意志要强，也就是正念要强。有时候矛盾出现了，我的第一念是“向内找”，然后眼睛马上向自己的那颗心上看过去，盯的紧紧的。

有的执着心很弱，一念就能清除它；有的执着心就强盛，往往一天清除下来，你觉的它还在那里，没有去掉。不管多难，都不能放弃。有的同修一时清除不掉执着，或者重视不够，就不管了，这样就相当于把执着心放跑了，它干扰完了，又跑回到你空间的微观中隐藏起来了，而且它所在的那个微观层次的众生会被它迫害。下次再跑出来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在执着心的带动控制下，如果做了不符合大法弟子要求的行为，产生不符合大法要求的思想念头，还会被旧势力抓住当借口，进行迫害。

平时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时，如果有不合法的地方，就耐心的找一找，是什么思想或者执着心造成的这种行为，头脑中出现的那一念是从哪里来？根源是什么？不断的深入找，就能找到，但需要扎实的修炼基础，才能抓住头脑中的那些念头，它们闪的特别快，快到让你以为那个念头就是你自己发出的、你思考后得出的。

师尊讲过：“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4]。

有一次下班，办公室里走光了，我是最后一个。我收拾好包走到办公室门口了，有一念出来：去看看某某同事的办公桌。等我（主意识）清醒过来，发现我的一只脚已经提起来半步，向着同事办公桌的方向就要迈过去了。我赶紧收回脚，同时向内找自己，找那个思想的来源，确定我（主意识）刚才没有想去看同事办公桌的想法，那么这一念从哪里来？这个念头是外面来的？刚才那一念闪的那样快，“刷”的一下就从我头脑里闪过去了，却蒙骗了我（主意识），控制我的身体，控制我的行为。再进一步思考，我以前思想中产生过的那些想法，那些念头，有多少是我（主意识）自己产生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浑身一阵冷汗！如果不能辨别思想的来源，那么任何外来思想是不是都可以控制我、干扰我？！包括各种观念、执着、外来生命？旧势力？！

师尊说：“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5]

这样说来，如果一个修炼人做不到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正念不在的时候，到底有多少行为是真正自己（主意识）思考后做出来的？到底是按照法的要求做的？还是按照旧势力的想法和要求去做的？！

“太可怕了！”

有多少大法弟子时时都在真正的主宰自己的思想、主宰自己的行为！

有时候，在矛盾中，执着心很强的控制着自己，而自己又没意识到是被执着心干扰着，分不清自己与执着心的关系，这个时候我就让自己从矛盾中跳出来，从欲望中跳出来，从观念中跳出来，从执着心中跳出来，就当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在自己能跳出来的一瞬间，主意识马上就能清醒过来，冷静面对。再想各种办法去掉它们。这个办法挺好用的，我一旦分清真正的自己（主意识）和后天形成的观念、执着的时候，它们就没有地方隐藏了，没办法骗我了，就会马上被我的正念清除掉。

六、用法来衡量

师尊说：“其实不管你是国内国外的，还是在哪儿，大法弟子的修炼哪，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说没有榜样，没有参照，只能去借鉴，看人家的正念作用下做的那些事情；你要想按照他怎么做你怎么做、他做什么你做什么照搬，你就做错了。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在正悟着自己将来在大法中认识的法。”[6]

实修中，我发现自己有一种想法，什么想法呢？表现上就是看到做的好的同修，就想学，想模仿他的做法，把他的认识或行为来作为自己行为的一个指导。我看到其他同修也有这种类似的表现，例如（她）说：

- 1、这件事情可以这样做，你看那篇心得体会上写得好的那篇同修的文章，他（她）就是那样做的；
- 2、某某修的真好，我们应该学习他（她）的做法；
- 3、开了天目的同修，他（她）看到了，那是真相，不是假的，我们照着做是对的；

.....

其实，正念中我明白不能去看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要用法来衡量一切，包括别人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心里总是冒这样的念头呢？这个念头总是想影响我，想控制我去学习别人呢？有一天我问自己：“这个念头为什么跟法的要求不一样，它来源于哪里呢？找到它！”查找的过程依然曲折。从自己的行为表现上找不出来，我于是换了个角度来思考：常人是很喜欢模仿对方的，一看到别人穿的好看，自己也会跟着学穿戴；哪个学生的学习方法好，还会全学校推广，让一个学校的学生都跟着学；公司里哪个人的工作方法好，哪个公司的制度好，也会整个公司甚至整个社会的人一起跟着学，这种照搬、照学对于常人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自然，形成了一种观念。

这种观念没有被修炼人发现、去掉，就被带到了修炼中。就出现了大法弟子不分情况、不分场合、不分个人修炼状态的不同，像常人一样的互相模仿与照搬。却忘记了这是在修炼中，不是在常人中。

常人都在一个层次中，互相学来学去，反正都是一个层次中的事情；可是大法弟子都在不同的层次中、状态中修炼，你看不到这个大法弟子真正的层次和修炼的状态，学什么？学的只是他在常人中的一个“表现”，却不知道是什么人心或者是什么正念、他悟到的哪一层的法理促使他做出了那样的“表现”。

大法弟子要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用法来衡量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你感受到的一切。

七、正念对待矛盾，从另一个角度来谈救度众生

不同的矛盾，可以暴露（引出）不同的执着心。矛盾起到的这个作用：打个比方，就好比打仗的时候，敌人藏起来了，要找到他们，消灭他们，就得设个局，把敌人引出来，才能消灭掉它们。可能这个比喻不太合适，我就是想表达这么个意思。所以，矛盾表现出来时，大法弟子如果这时候能站在法上看，向内找自己，看看自己的心，找到这个矛盾中暴露出来的执着心，再去掉它，大法弟子就能得到层次的提高。

在矛盾中表现出来的个人的对与错，事情本身的对与错都不

重要，它们就像那个“局”，那个“套子”，起到的作用是引出执着心，暴露执着心。

重要的是，大法弟子能否站在法上看问题，能否认清这个矛盾出现的目地，是要把执着心暴露出来，好让大法弟子去掉它。微观中的执着心被去掉了，大法弟子就会提高，因为越微观，对应的层次也就越高，更微观中的执着心在矛盾中被暴露出来后大法弟子又去掉它，就又提高了相应的层次，同时那一层次对应的庞大天体范围及上面的无可计量的生命，都能同化法，就都被救度了，他们会成为新宇宙的生命。

师尊说：“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所有宇宙中的正负生命都想在这次正法中能够被救度，包括最高的层层无量巨大的神，特别是它那些个世界的众生，因此它们都在世间、三界之内插了一脚，它们能失去这万劫不遇的救命机会吗？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象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啊、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它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它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著，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它，都这么干。” [7]

从这一点上来看，向内找，去执着心，提高自己；和不向内找，放任执着心，失去提高的机会，所对应的结果就是大法弟子自己代表的庞大天体范围内的无可计量的生命的存与灭，以及那些等待大法弟子救度的旧宇宙的无可计量的高层生命群、更高层生命群的存与灭。

所以，从救度众生的角度讲，向内找已经不是大法弟子个人思想中、心里面愿意不愿意的事情了，如果不向内找，很可能就会造成不可计量的生命群的直接毁灭。因为正法是有进程的，层层在推进，到了那一层，你没有达到相应的修炼状态，那一层对应的庞大生命群也就错过了被救度的机会，在正法中随着旧宇宙去了。

救度众生，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

矛盾的本身也是珍贵的。促成一个矛盾的发生需要机缘，有的机缘只有一次，用了就没了。可是，有些执着心很强盛，很顽固，在一次矛盾中，去不掉，会经过几次，才能去掉。我曾经去一个抱怨心，竟然用了半年，还让我自己不太满意，觉的没有去干净，心里达不到坦荡。觉的自己没有充分利用好矛盾去掉执着心，可惜了机会。

八、我的回顾

这一路走来，我作为一个完全凭悟在法中修的修炼人来说，怎样使自己从最初的消沉中走出来，怎样使自己从怕心中走出来，怎样使自己面对各种来自于外在的、内在的阻力和困难仍能够坚定的走下去，怎样使自己能够按照师尊讲的法去实修、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到”，怎样在与执着心、各种观念、旧势力的历次交锋中战胜它们、清除它们，怎样使自己不被这眼花缭乱的常人社会所迷惑、时时保持清醒，动过很多脑筋，想过很多办法：

困难、灰心丧气的时候安慰、鼓励自己；做的好的时候还会表扬自己；为使自己走得快些，对自己不断提要求、定目标；没达到法的要求的时候、懈怠的时候、做错事情的时候，会严厉的批评自己。

在矛盾中，在困难中，在阻力中，在魔难中，在发生的事情中，尽量的深入去思考，在向内找中经常的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去一个执着心，有的大法弟子一念就灭掉它，有的要用一个月，有的要用一年，有的十几年还没有去掉，甚至有的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找到它，为什么？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北美首届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 李洪志师父著作：《悉尼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溶于法中〉

[5]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6]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二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

[7]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吸取教训 不再重蹈覆辙

文：大陆大法弟子

几年来，做了很多事，但回头看有很多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偏离法造成的，如果能及时在法上归正，都能减少很多损失，可由于人心的障碍，人心不改，没能在法上提升，相反却给大法带来了损失，给自己留下永久的遗憾。今天把自己经历的、看到的写出来，是想警醒自己与他人不再重蹈覆辙，也想与同修共同提高，走正修炼的路。

一、真正归正的是自己，而不是专职帮助别人

在帮助同修这个问题上，自己一开始也是法理不太清楚，觉的师父不让落下一个弟子，所以只要同修有被抓、被病业干扰，就责无旁贷的去做，就是要把身处魔难的同修救回来。可是我们真的有许多地方一定要及时归正，才是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才不偏离法。

有一同修和同修配合曾去公检法部门营救回来很多同修，也与同修配合帮助了很多处于病业魔难中的同修走出魔难。这样一来很多同修对他形成了依赖、甚至崇拜。有很多同修遇到问题首先不是想到师父、想到法，而是同修，很多人都找他，什么事都想问问他、甚至孩子考学什么事都打电话问他。该同修没能及时清醒，而是升起了干事心、膨胀自满等人心，疲于奔波于被干扰的同修中间，甚至学法、发正念的时间都不能保证。不是专职帮助同修也是很少有时间做其它救人的事，也几乎是专职的了。

其实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管，谁都是修炼的人。有的同修一有干扰就外求，而内在不改，那么这样长期抱着执着不放的人，我们真得看看怎样才能让他自己能意识到；还有的把自己应该提高的地方全推给同修，自己没有主见，那么对这样的同修我们“有求必应”就不对了。如果我们执着自己有能力帮助同修、执着自己法理明，邪恶就会让你忙的顾不过来，到处有被迫害、被干扰的同修叫你去帮助，我们就不能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

邪恶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消耗你的时间、同时加强你的执着、滋养着你的显示心、欢喜心、高高在上的人心，忙来忙去，渐渐

的变成不是忙于救众生，而是把时间内耗，不自觉的起到乱法的作用，干扰了很多同修不是以法为师，而是学人不学法。这已经上了旧势力的圈套，还不自知。在这方面的沉痛教训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时时清醒理智，有两个老同修身体病业干扰，我和她们学法、发正念好了，过后却总反复，有事就找我，我意识到不对劲了，我就告诉她们多看书。后来她们找不到我了，就多学法，身体的干扰也不反复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修炼的人，我们只有扎扎实实的修自己，实实在在的修，才能完成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能力都是师父给的，如果我们执着自己的一点才能，甚至沾沾自喜自己的能力、执着自己悟到的一点法理，别的同修更是恭维有加，不自觉我们还把我们没修去的部份掩盖起来，同时还加大自己的欢喜心、显示心。被魔利用乱法却不自知。我曾就是自我显示等人心学人不学法，跟着人走，执着自己的文才、口才，给法带来损失，我今天更能深刻体会显示心不去的危害性。

古代的申公豹有才能，但道德缺失，结果利用自己的能力干了许多坏事。姜子牙表面没什么能力，但守德、听师父话，结果引来众神相助完成封神大任。表面的这点能力真的不是我们值得显示的。我们真正按法去做，听师父的话，大法会赋予我们无边的法力去完成我们的亘古宏愿！所以至今还有执着显示心不放、认为自己修的好、悟的高、能力强的同修赶快清醒、赶快警醒。

二、走正自己的路，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

有的同修这些年被迫害的很严重，同修在物质方面提供一定的帮助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大包大揽：你只要做证实大法的事就行，工作不用找了，房子我提供，什么都提供，我们太缺你这样的人才了，等等。所以被帮助的同修觉的不能白吃白拿同修的，于是只要是大法的事就应责无旁贷，忙得没有时间学法、炼功。这其中也助长着同修的人心，觉的我做证实大法的事了，别人帮助自己洗衣做饭都是应该的，比如有的男同修忙起来顾不上洗衣服等照顾自己，有的女同修就帮着洗衣、叠被、做饭，照顾的过份，从这一点上看，帮助与被帮助的同修都没有走正路，我们无论怎么难，但只有一条最正的路。我们走正路才从根本上否定了旧势力。

有一男同修，正念很足，人也出众，很多女同修总是愿意找他，尤其自己的情感、家庭什么事都找他倾诉，一聊就是很长时间，每天打电话找他的不断，很多女同修愿意请他一起配合做事，搞的男同修忙的无暇工作，其实很多女同修的色欲的物质、情的物质掺杂在一起，更是害人、害己。如果很多女同修都对一个男同修有情色的物质，真的是害了男同修，我们地区就有一个男同修这样被旧势力迫害夺去生命。

男女同修不是不能配合，但如果掺杂那么多人的东西，真的应该警惕了。异性之间过份的关照与物质上的给予，也滋养着情与色的物质，当然有的人付出物质不图情感回报的，但有的给异性提供物质多是想得到情感的回报或者是得到各方面的依靠。什么执着都不能掺进修炼中。明慧一篇文章提到男女独处一室等于是悬崖边玩耍，太有道理了。所以有的女同修动不动就给异性同修提供楼、车，（当然有很多无私付出没有掺杂任何人心，就是为了多救人的情况除外）一定要警醒这本身是不是掺杂着人的东西。正法开始那几年环境艰难，确实有男女同修在资料点把握很好，在压力下承担很多证实大法的事，但把握好的很少。现在正法到最后了，在男女同修的配合与交往上我们应该更严格，非夫妻同修真的不能以配合做事而同住一处，长期同行。单不说旧势力虎视眈眈，我们在正法这条路上真应该归正一切不正的了。自己曾在这方面不注意，摔过大跟头、教训太深刻了。

在情色上摔跟头的不都是认为男女在一起做事在一起吃住能把握好的，但因人心而放松，邪恶加强你的情与色，再加上有这样单处的机缘，让人犯了大错无法弥补，所以男女之间真得象神韵艺术团的男女演员那样严格区分，从一言一行约束自己，严格按法修去肮脏的人心，不给邪魔乱鬼提供附着的空间。我们都说有漏也不许邪恶迫害，可我们执着肮脏的色欲物质不放，干了连人都不是的事，这已经走了旧势力的路了，我们真正去除人心、纯净无暇，哪层低层生命能够得着你呀？！这就是真正的否定了旧势力。师父说：“你能够走正，就是你正念很足，按照大法的要求做，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你就否定着旧势力，你也是在走正你的路。” [1]

三、真正在法上提高，交流不走极端

同修在一起形成环境，应该是共同提高的环境，而有的同修在一起，长期不切磋，同修在一起不交流，很多问题积压，谁不在法上也不说、人维护人，所以长期整体不提高。有的真的是集体学法也走形式。而有的是搞人心的崇拜，谁谁法理清楚，只要谁来了，大家都想见，把同修特殊化，用人心对同修，其实谁的法理清，也没有法清，谁法理清这句话最容易助长人心，往起勾同修的人心，这个也想见，那个也想与“法理清”的同修谈，这样一来，“法理清”的同修到哪里，哪里同修就要找他，在一起切磋法理。其实法是指导实修的，谁的认识都是自己所在层次的认识，如果都听一人说，那真的是局限和干扰了他人的认识，无形中甚至向别人散发黑色的物质和业力。

我们修炼人对法的认识与升华，是我们去除了人心，在正法中提高心性，才能“明慧不惑”[2]。我们在法上切磋是必要的，但这种动辄去宣讲自己悟到的法理，或找人抠法理、或认为自己修的好老想去“帮别人”，这些已经严重的干扰我们救度众生的大事了，这就是乱法了。所以学法得到法了，按法做到了才是修的好。法都背下来了，可没按法做到，那只能是出家人努力念经书了。

所以我们一般有两种现象，比如在交流时，一种是只谈事，不谈心性，说话不用法的标准为基础，甚至偏离法，对学员的问题凭自己的理解、感受、想当然的随便就说。因为这样的交流不但不能使人提高，也起了破坏法的作用，所以很多同修产生了厌恶交流的情绪，把自己封闭起来。再有就是有的人拿出法了，法背的很多，但是却随意解释法，多用法去指导别人，很少用法修自己，用法去抬高自己、甚至严重的用法去压制别人。这样的一开始很能迷惑他人，觉的人家法背的多，学的好，总想有这样“法理清”的弟子常相助。时间长了，慢慢让本人起人心，总想去帮助别人，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上。起到是干扰当地救人的作用。

而有的同修就很理性，比如在推广资料点遍地开花时，有外地同修来我地在法上交流，大家都感到有很大的提高，外地同修来了做完这事时，再也没来过，因为当时很多同修的人心起来了，

认为人家修的太好了，都想找他们，那种依赖、学人不学法的物质，同修立刻刹车，再也没来。后来同修们找不到他们，慢慢的在法上独立了，走出了自己的路。而有的人就在同修的恭维下刹不住车，后来导致巡回交流乱法的恶果。这两种情况都是因为有显示、自我等人心的反应。还有看到有同修忙的到处交流，去帮助别人，自己救人的事做的少，就是说的多，实事做的少。深刻的体会是：同修在一起应起到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的作用，那么我们学好法、按法去做到、真正多救人、做好三件事、去除各种人心才能不走偏，才能真正走正师父安排的路。

以上为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坚定〉

正念化解危难

我在马三家和内蒙古劳教所的经历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思

邪党非法的劳教制度已取消几年了，这是师父正法进程出现的天象变化，也有大法弟子助师正法、在全世界用各种方式反迫害、揭露邪恶起的作用。如今，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可是，大法弟子在长达十四年的残酷劳教迫害中经历的无数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反迫害、证实大法、讲真相的事迹却不可磨灭，永远记载在历史中。

二零零七年，我被非法关押在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二零一二年又被非法关押在内蒙古劳教所。这两处都是臭名昭著、地狱般的魔窟。我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所见及体验甚多，我将部份亲身经历写出来，作为历史的见证。

一、正念闯过酷刑

二零零八年五、六月，一部份同修抵制背劳教条例，被劳教所从三大队弄到一、二大队，我也是其中之一。中秋前夕，一同修告诉我说二大队的同修提议全体大法弟子在中秋节中午喊：“法

轮大法好！”她还对我说：“你带头喊第一声，我马上跟上，其他人也一齐喊。”在半夜我发正念时，看见一张卷着的纸上面系着一根绳子，绳子慢慢解开，纸也随之展开，我知道那是自己签的誓约。想知道上面的内容可看不到，但我明白的一面知道，誓约是何等的神圣严肃！我禁不住哭了。中秋节中午，我正念十足的站起来喊道：“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迫害大法弟子有罪！”那位同修立刻紧接喊第二声，随后全体同修一齐喊起来，声音直冲天宇，震撼劳教所。

恶警气急败坏将我拖去上大挂，双手排开、脚不沾地，成十字形绑在上下床边中间的横铁条上。同修们纷纷站出来谴责，下午出工时以抗工要求放人。在大挂上我感觉两肩有一层厚厚的黑皮被剥下来了。大约三个多小时后，大队长A把我放了下来。

修炼人心性不一、境界不同，承受力和事情的结果也不同。十月初，一、二大队的同修决定集体抵制每月一次的签名考核。这次邪恶做了充分准备，出动所有人员对大法弟子人人过堂，不是挨打就是挨电棍击，有的上大挂。整个大队被恐怖笼罩，打骂声、呼喊声、啪啪的电击声此起彼伏，一片惨烈。

轮到我时，一男警凶狠的对我拳打脚踢，接着大队长B拿电棍电我背和脖子。我还是不签，他们便将我弄到房间上大挂，一个男警拿着鞋先打我的脸，他打一下我就劝一声：“你退党吧，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打了三下，我劝了三次。他面带愧色不打了。另一男警又冲上来用鞋打我脸，打了三下，我也劝了他三次。跟着他们又给我上大挂。那天晚上我在大挂上痛苦的失去了意识。一同修后来告诉我，当时我的元神离体去找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看着她，她痛苦的直想撞暖气管。大挂上到第二天时我实在撑不住，动摇妥协了。

下挂后在经过走廊时，我看见有位同修背对走廊吊在大挂上，象一尊雕像，空间场静静的，我意识到这位同修一定能闯过去。果然，她在在大挂上挺了两天，邪恶终于把她放了下来。

还有一同修被大挂酷刑摧残、折磨了八天都没妥协，闯过来了。同修们都很钦佩她。另一位同修反迫害拒绝做劳役，恶警将她上大挂吊了六天。事后她对我讲，吊到后来她完全没有了痛苦，只

觉得吊着的是个空壳，身体没在大挂上。邪恶见动不了她，六天后把她放下来，不管了。从此她再没劳动过，大量的时间用来学法，发正念，为我们整体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开创了了不起的非凡先例。

正象师父在诗中写的：“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1]。这些同修修到那份了就是不一样。也许同修就是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也许同修在魔难中想到师父，求师父帮助了；也许同修心态纯净，心如止水，什么都没有；也许同修没有怕没有恨没有苦，只有对作恶生命的慈悲怜悯；也许同修正念十足：自己是大法造就的、伟大的神，邪恶根本动不了。但都符合了法坦荡走过来了。

在这以前，因为考核迫害同修每个月都有挨打挨电的。一同修的右臂被拧断，我被打的流鼻血。后来形势渐渐的发生变化，这种迫害减弱少有出现了。

上大挂后，我受伤的身体大半月都不能恢复过来。后来我向大队写了严正声明，在写的过程中师父帮我清理身体，全身能量畅通，身体发热，脸也热亮，恢复了正常。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不记弟子之过，鼓励我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往前走。

二零一二年三月，我居住小区的片警找到我，他知道一些真相，要我起诉周永康。我觉得根据当时的形势时机还不成熟，得不到同修的整体配合。许多大法弟子还在劳教所遭受迫害，应该先解体它。当时邪党正在开两会，我赶写了《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在递交人大过程却遭到绑架，几经转折，我被非法劫持到内蒙古劳教所。

如果说马三家是人间地狱，内蒙古劳教所则是地狱中的一层。在反迫害，证实大法中，我与同修们遭受了无数次毒打、高压棍电击，有一次我的脖子被电的满是泡，肋骨被打断两根。好几次喊“法轮大法好”嘴鼻被捂的几乎窒息。冬天洗凉水澡……我被折磨的三天两头吃不下饭，在此不再细说。

在艰难的岁月，我常用师父的法勉励自己：“很多大法弟子承受的也非常的巨大，威德也大，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承受那么大？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他被迫害的这么严重？也可能是在为很多他背后的生命承受，他要保护的、他要救度的太大太多，也许是因

为自己的因素和他要救度的生命的因素所致，业力或者是承担的历史因素太多，也许还有解不开的积怨，还有完全解不开的死结，有的只能用人的生命来换取，所以才造成了在被迫害中这种复复杂杂的形式。”[2]我想这中间也有自己的人心执着所致。不理智、冲动、显示心、争强好胜心、出头露面领阵的面子心、想树立威德的有求心，认为自己了不起、自高自大。

想入非非、轰轰烈烈不甘平淡寂寞的浮躁心，这些心的归根就是情、私。可慰的是我终于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坚信走过来了。二零一三年中旬，内蒙古劳教所和全国劳教所开始陆续放人，年底，当我最后一个从这里走出来时，看见这个曾经疯狂一时的黑窝变的一片死寂。

二、正念化解危难

“狂恶四年咆 稳舵航不迷 法徒经魔难 重压志不移 师徒不讲情 佛恩化天地 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3] 尽管迫害邪恶，可是当我们念正，符合法时就会得到师父和大法的保护。

有一天，大队突然要搜身，房间里当时刮来好大一阵妖风，门都关不上。我的衣兜里正装有师父新经文《淘沙》，大家站在坝子里，我很坦然，心想：让她们看了经文不再听信谎言，不再谤师谤法，并且要善待大法弟子。以往她们一搜到经文就对同修大打出手，这次却不一样，大队长只是不软不硬的说了几句，就放了我。

在劳教队我干的是喷花的活，就是将颜料喷到彩纸做的花上。颜料是有毒化学制品，因长时间吸入有害气体，身体频繁出现咳嗽，痰中带血，我没动心，知道好坏出自一念，我是修炼人，伤不了我。结果过几天就好了。事后却意外发现我的头发比以前变黑变亮了。什么事都要用正念对待，坏事也会变成好事。

七二零到了，正是中共江氏一伙发动迫害法轮功十周年，我开始绝食反迫害。到第三天下午，狱警把我弄去强行灌食。她们在食物里下了毒，在毒药作用下我喉咙里涌出许多痰，差点窒息。灌食后我嘴角有些歪，口水顺着嘴缝不断流出来，全身动不了。我心里大声喊：“师父，救我！”立即感到全身法轮在转，口水不流了，身体也能动了。感谢师尊又一次救了我。

九月，我和另一位同修绝食反迫害，绝了不久，恶警便每天用开口器给我俩强行灌食。一个月后的一天上午，从所部来了十多个狱警，给我用酷刑一一上大挂。我痛苦的整个大腿抽搐、恶心呕吐。她们叫我骂师父、骂大法。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迫害大法弟子有罪”。后来一个邪悟后专做转化的人看火候差不多了，就拿出准备好的“三书”让我签字，我发出一念：“烧”！立刻闻到一股糊味。我知道在另外空间的“三书”烧掉了。邪恶直到晚上十二点才将我放下来。过后，我走路只能弯着腿走，两臂关节动不了、脱不下衣服，好几晚上只能和衣而睡。一天一女警看着我说：“瞅你走路那样儿，还是学大法的。”我猛一惊：对呀，我怎么能让她们看到大法弟子被整的发蔫了？应该挺起胸膛堂堂正正的，结果弯着的腿走路一下就直了。女警看了又说：“一念就正了哦”。

二零一二年邪党两会期间，我写要求取消劳教制度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在递交过程中被绑架后。初期被劫持到北京女子劳教所，因喊：“法轮大法好”，一副大队长不准我上厕所。忍了一天，到晚上小肚子胀的象皮球，痛的没法睡。其他劳教人员都替我着急难过，她们包括有的狱警也叫我就在房间里解，别憋坏了。我说不行，就是小肚子胀破了我也不能在房间解，要影响别人。到十二点过后，一个值班劳教笑着走来，说她可以去替我求情。很快来了一名狱警同意带我上厕所，但要我保证不在走廊里喊“法轮大法好”，我不干。她又改口道：“你能不能安安静静去，安安静静回，不影响她人睡觉？”我同意了。

三、给做转化的人讲真相

有次，一个邪悟后被恶警专门用来做“转化”的A找我和另外两个同修去咨询室谈话。她讲了一些东西我并未听进去，只感到自身的空间场有点闹哄哄的。突然她话锋一转，说她在迫害刚开始时出去证实法，在警察面前就象江姐、刘××，还把脖子上的围巾用力往后一甩。回家时女儿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哟，英雄回来了”，她马上向内找自己：“我修的是慈悲，怎么修到英雄上去了。”这句话我一下听清楚了，也马上找自己，我是不

是在修英雄？有争斗心？只觉得突然间我的空间场归正了，感到无比清静。这时 A 也感到一震，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她我在找自己。另一名同修也说感觉到震动。我明白我们三人在另外空间是相关联的。尽管 A 的目的地是想“转化”我们，可基点不一样，她的话我们听了作用也不一样。后来看到师父新经文《问候》、《淘沙》，我两次主动找 A 讲真相，但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中出于保护自己说话比较策略，可她听懂了，表示出认可大法修炼的正念。二零一一年我回家后在明慧上看到她在马三家被恶警逼迫在雪地里爬了两个小时。她终于回到大法中来了。

中秋节那次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迫害大法弟子有罪”，被上大挂，三小时后大队长 A 把我放下来，说她今天要回去和家人团聚，明天值班晚上想和我好好谈谈。我想起师父讲过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便一口答应。第二天晚上我和她谈了很多，她听的很认真。最后她说：“你们有同修劝我不干这工作了，换一个别的”。我说：“你不干别人照样干，关键是你们要知道迫害大法弟子罪是很大的，不能干这种事。”

有次，一同修被上大挂摧残致精神失常，出工后躺在车间地上，看着她，想到大法弟子遭受的深重苦难，我禁不住哭起来，大队长 A 一见这情景，一下用双手捂住自己的眼和脸，她的人性复苏了。

十二月，我给马三家劳教所领导写了一封真相长信，有十多页。给一同修看了，她觉得很好。一天我正在誊写信，被大队长 B 撞见搜去。当时监室里空气一下紧张凝重起来，大家以为狂风暴雨马上就要降临。出乎意料，大队长看了一会儿便一声不响拿着信回了办公室。当我再次在车间里见到她时，发现她原本白黄的脸变的红润，眼睛清亮了。

四、起诉江魔头

在马三家我被加期一个月，二零一零年三月在离开劳教所的头一天晚上，天空出现美妙景象，我看了感觉象是自己的最初家园。一同修看到后流泪了。我想可能是师父在鼓励我。

回家后通过学法，特别是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

一一年，在作了一些准备后，我写了诉状，一个同修帮我打印出来。我去了北京从区、市到最高法院和检察院递交，都遭到拒绝。我不灰心，在帮打印诉状同修的陪同下第二次去北京市高级法院，又被拒绝。在返回路上，整个北京下起了倾盆暴雨，霹雷无数，到处是淹没的大水。不几天，我又一人去了市高检，终于接收了。后来高检给我打电话说：“你告江××我们管不了，你可以告下面的警察。”我感到一些欣慰。毕竟经手人看了这个诉状，他也一定会交给他上司看，可能还会去传。我做了我该做的。

我们遭受的魔难、痛苦其实微不足道。在觉者的历史长河中，就象一滴不干的苦涩眼泪。拾起它来，发现它是波涛翻滚的大海。不找寻时，它就静谧的躺在哪里，只留些许淡漠的记忆。能成为大法弟子，兑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是一个生命亘古未有的机缘，庄严、神圣。师父给予我们、成就我们的将是未来无比美好、殊胜的威德与荣耀，而且永远、永远。

注：[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2]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十年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让人们一走一过就能看到和带走真相

文：美国大法弟子

我们为什么讲真相？因为这场迫害。如果没有这场持续十七年的迫害，就没有大法弟子持续了十七年的讲真相。因此我觉的讲真相，救众生，离不开基本真相（法轮功是什么，天安门自焚骗局，一千四百例，不吃药的造假抹黑，把四二五和平上访说成搞政治），以及揭露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血证。

有些标语口号从常人思维角度看，有些话有跟共产党“对着干”的味道，例如：“天灭中共、解体中共、退出中共、利国利民”，虽然这些标语多有上下文跟进，但是常人总是从他习惯的党文化思维角度看问题，所以常常达不到所希望的效果。

很多人说我们搞政治，也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法轮功遭受了多大的冤情。试想，谁会无缘无故到景点街头讲真相、劝三退啊，而且是风雨无阻、酷暑寒冬？当今人类社会出现大规模摘取活人

器官的暴行，而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大法修炼者，这种残暴冷血的杀戮超出人类能够承受的道德底线，超越了政治范畴，是人类所不能承受的暴恶。这活摘器官的真相实实在在的呈现在世人面前，谁还能昧着良心说我们搞政治呢？

极善极恶的对比展现，最能检验人心。给心存善念的世人获得心灵救赎的机会。世人的良知一旦被唤醒，就会把真相传播开来，救度更多的有缘人。

今天，人手一个智能手机，单单这个手机社交圈里面的信息就足以让人忙的目不暇接，给我们在景点发真相资料劝三退带来一些难度。因此大型真相看板在景点、闹市中心就显的至关重要。如果人们一走一过就能看到最关键的真相，也为他们得救打下坚实基础。为凸显真相的真实性，特别是面对诚信危机的中国人，图文并茂的真相展板比单单文字口号式的横幅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加深视觉的感受。

例如：（建议）

◎迫害图：配以如“共产党迫害铁证”（一说“中共”，大陆人会联想到“海外敌对势力”）

◎大法炼功图：配以小一点字体介绍大法“佛家上乘修炼”

◎亡共石图：配以“三退顺天意平安长相伴”

◎美国国会 #343 决议案

◎天安门自焚——栽赃陷害法轮功（为了造假于人命不顾，把人命当成道具）

◎如何三退

等等，写此短文意在更有效讲真相救人。不当之处还请同修补充圆容、慈悲指正！

在打电话讲真相中提高

文：广东大法弟子 雪莲

我参与利用手机救人项目几年了。开始只是发短信和彩信讲真相，后来利用“自动语音”，让对方听录制好的真相语音，一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几个同修一起出去打，效果也不错。打一段时间后

就很依赖手机讲真相，只是三退人数不多了，当然听完三分钟语音的众生不少，他们听完没表态，我感到很可惜。显然需要人与人之间直接沟通才能帮众生解开心结，真正明白真相才能得救。

法对我的要求提高了，我不想用录音讲真相了，而想干脆直接拨通电话给对方讲真相。但周围没有熟悉的同修做，心里没底。一年前一同修愿意和我配合打对讲电话，她发正念我讲。

开始不知怎么开头才好，电话一接通，我就心跳、紧张，没说几句对方就挂电话了，再打不接了。第一步很难突破。我俩多学法，多发正念，互相鼓励。同修整理出明慧刊登的面对面打真相电话的交流文章，我们将其做成小册子，特别注意开头一段如何讲，然后背熟真相稿，请师父加持，这样在反复拨打当中，积累经验，也就越来越会讲了。终于从每小时能劝退一人慢慢增加到两三人，再到六七人不等。我俩坚持对打，2016新年那天居然劝退十四人。

对打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执着：退的人多一些，就起欢喜心，退少就没信心。碰到骂人的、威胁的、赞扬的、感激的等，我的心也会随着被带动。开始怕心重，怕对方挂电话，怕电话不安全，怕讲不好而救不了人等等。

有一次打电话，对方套我的话，我听到他在录音的异常声音，我心里有点怕，但又想跟他讲真相，其实心态已不稳了，效果也不好。他一直在骂人，声称明天就有人来找我如何如何，就把电话挂了。我立刻坐下发正念，让他的录音作废，不让他造业，但心还是不稳。晚上炼功时师父的法打入脑子：“别看它修了千儿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1]第二天我照样出去打，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这种干扰，但心还不坦然。

师父看我这样，梦中点化我：一只狗要来咬我，刚到跟前，我用手轻轻一扫，它的嘴就裂开了。醒来后我觉得自己悟性差，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通过学法明白：“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2]要突破这个怕。以后对打再碰到公检法的人，我也能坦然地劝退了。

公检法的人也是要救度的生命。有个人接了电话说，他什么都没入过，又说你是要钱要什么尽管说，他以为我是来骗钱的。

我就真诚的跟他说，现在骗人的很多，骗财骗色，但没人来骗你平安吧？佛度有缘人，人不能反神佛呀，神佛愿好人平平安安，这个电话是为你的平安而打的，灾难来时平安才是福呀！他明白的一面被唤醒，连声说：“哦，哦！”我说现在人们都知道“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我们的网络媒体被封锁了，共产党是西来幽灵，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西方人，讲无神论，战天斗地、破坏我们中华的神传文化，文化大革命是革文化的命，三尺头上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不知先生有没有入过队呢？他说，我当兵35年，党团队都入过，我是派出所的，别跟我讲这些了，别浪费你的时间和话费。我心里很坦然，一心想他明白真相，我说你在派出所也好，公安局也好，这是你的工作，但是命是你自己的。“天灭中共”是天意。我帮你起个化名，跟头顶的神佛退，你说好就可以了，神佛看人心，平平安安就是福，希望你平安。他说：“好，谢谢你”。

接着跟他讲真相，一提到法轮功他又不想听了，我心里发正念，让这个生命明白的一面起作用，要听，要明白！感觉自己的话一句句打入他脑中。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从92年到99年就有上亿人在修。后来江泽民妒嫉，一意孤行镇压法轮功。他说他们警察也一直在探讨法轮功，法轮功还是好的，但好多假的。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在中国被迫害十七年，不但没被打倒，反而洪传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法。人破坏不了佛法，但人会造业。相信你是个有思想的人，想想我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我冒着危险给你打这个电话，不求回报，只为你好。人不治天治，现在中国没有天理，但以后就不一样，以后法正人间的时候，你就会更明白。今天我送先生三个字：“真、善、忍”，做个说真话、善良、忍让的人，做好人一定有好报，同化法轮大法有福报！很开心跟你打这个电话，祝你平安，幸福！他真诚的说：“谢谢你送来平安！”

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有好的修炼状态和心态才能救得了人，真正救人是师父，是大法。相信法的力量，我就在学法上下功夫。开始对打电话后我开始背《转法轮》，越背越快，半年背完一遍了，现在背《洪吟四》，背完再接着背第二遍《转

法轮》。我明显觉得，如果今天法学得好，修的好，听电话的人就特别多，退的也多；反之，如果今天不修口，听的人少，挂电话的就多，骂人的也多，真的是自己的修炼状态造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修好自己。

对打时语气和声音很重要，刚开始打时我绷着脸，语气很硬，不善，众生不爱听，退的少。我就找原因，注意修去生硬、强势、灌输（强迫人家接受）和语速快的党文化。学法时师父的法也在不断指导我做好。比如师父回答学员问题时说：“其实我跟好多地区电视台、电台我都讲过，我说洛杉矶学员广播时的语气很适度，不是太硬，也不是太软，很平和。当然不是表扬你，别骄傲啊。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做的平和一点，比较好。常人说什么的都会有，很难做到五味俱全。有的人愿意吃辣的，有人愿意吃酸的，有人愿意吃甜的。我们就以这种平和的面貌示人，就这样。”[3]学了这段法，我就不断听自己的录音，不断改进。要求自己做到平和，语气不软不硬，语速稍慢，吐字清晰，柔和沉稳，而且一定要面带微笑，所以我一直都是微笑着打电话。同修听到我的录音说，感到我是笑着讲的，说听起来像是台湾人在讲话，很柔很亲切很慈悲。其实我平时讲话语速很快，也不是很柔，但一拿起对打电话，自然就进入状态，慈悲心就出来了。

我平时注意搜集明慧讲真相交流文章，有些稿子背下来，针对不同情况破众生的心结。打电话不知对方是谁，是什么身份？心想不管你是谁，法度有缘人，不执着。有缘的人就能得救，效果就会好。

开始我用普通话对打，但广东有很多方言，方言地方的人一听到是外地人，不爱听，挂电话的也多，有时打一上午也没退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试着用广东话（俗称“白话”）来讲（我广东话讲得不好），开始不懂如何用广东白话说，就多听广东话自动语音，学着说，尽管讲得不太流利，但退的人多了，也就有信心了。有一次用广东话讲完真相，问对方听懂了没有？她说听明白了！你不是讲白话的也能讲成这样，不错的啦！我觉得是师父在借她的口鼓励我。现在我用广东话越讲越顺，还觉得比讲普通话更好讲了。

有意思的是，对打时经常碰到同修，有同修回答：我也是做这个项目的。有的掉队好久了，接到电话很激动，我悟到可能是师父通过这个形式来唤醒他。有个曾被非法判刑七年的同修接到电话后叮嘱我注意安全，他回来后没有走出来。我都与他们交流，鼓励他们精進，跟上正法進程，别错过万古机缘。

开始讲真相，有求数量和结果的心，真相也讲的肤浅。今年师父的新讲法出来后，我改变观念，不管对方是否邪党成员，都把基本真相讲给他们，以讲清真相为主，让众生听一个明白一个，不求数量。

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一步步走过来。我知道自己跟做得好的同修比差得远。通过这次交流我找出不足再精進，做好三件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北美巡回讲法》

海外大法弟子：配合好至关重要

文：海外青年大法弟子

一、参与整体破除旧势力的安排

最近，我做了一个梦：我因安逸心，心想晚点也可以赶上考试，便较晚出门一个人去参加考试。出门碰见一大群人刚刚考完回来。他们告诉我，一路上有很多妖魔鬼怪艰难险阻，你一个人去会非常艰难的，甚至有人说，你能不能平安回来都是问题。其实他们是提前说好了一起去考试，一路上互相扶持帮助，所有人都一起平安归来。当时我心里很后悔，心里质疑：我的能力也不比他们差，他们这样整体去考试真的算数吗……还有一点不服气。

醒来后，想到自己那一天因为执著于自己的安排，在家里面做项目，其实效率并没有很高，因此错过了电话平台的集体学法和本地同修的集体讲真相。我还安慰自己说，都是救人嘛，都是一样的。但救人的效果未必一样啊。我认为那个梦也许是

在点化我，整体配合破除旧势力的安排非常重要，比个人独修强很多倍。每个修炼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修的好的地方，互相弥补对方的缺陷，配合起来能力就增强很多倍。

师父开示：“就象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做握拳的手势）你说它想干什么、它想干什么、它想干什么，（做五指分散的手势，指每个手指）这没劲儿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们得有一个规划，得有一个安排，协调好，互相之间配合好。”[1]

为何看到梦里那一群人整体配合通过考试，我的心里会质疑他们是否算数，心里还不服气呢？我找到了自己在得法前，就追求出人头地的感受。考试成绩很拔尖，就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如果我一个人考得很好，班里同学都没我好，我会觉得沾沾自喜，看不起其他同学，而不会为班集体着想。这种心态在修炼中也有体现，就是证实自我的心很强，对能力也有执著。对于自己领头做的，自己的安排，自己的想法比较执著，有时候对整体配合的事情有一点抵触，其实深挖一下，是潜意识里觉得这个项目中自己会显得默默无闻，不能证实自我。对一些我觉得不精進的同修组织的一些整体配合的活动，我也有抵触不参与的心，觉得和他们一起对我自己的修炼没有提高，而不是反过来想，我去参与也许能够对他们有什么帮助，更没有想，“我觉得别人不精進”这颗心本身就是我自己不精進的体现。

刚刚提到的种种表现，都是把常人中追名逐利竞争心理和做事心、看重结果的心带到修炼中来了，观念没有完全转变。其实修炼人的考试和常人中的考试是不同的。常人考试的衡量标准非常单一，就是一个结果，一个成绩。而修炼人不一样，那一群人一起说好了去考试，在这过程中，他们能想到一起配合，能准时集合一起去，一路配合，没有因为矛盾而分散，所有人一起平安回来，这本身就在配合这一点上考得好，这就是考试的一部份，这才使旧势力无空可钻，无计可施。

师父提醒我们：“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2]

我觉得在参与集体活动中，就是非常好的修去自我的机会，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旧势力的一个特点就是执著于自我的安排。我们在整体配合中每一次修自己，是不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化真善忍法理呢？如果喜欢独修，不愿参与集体活动，务必要找找是不是有什么执著心在阻挡着自己错失提高的机会。

二、在天国乐团中修炼的启示

最近在天国乐团项目中，我被安排为小组长，需配合第一协调人带动组员完成项目的责任。每天我都需要总结一天的小组的行程，有一次，因为安逸心，想先睡一下，凌晨再起来。结果凌晨到点了我却没起来，于是做了一个梦。梦到天国乐团出队，让我做第二指挥，结果我睡过了，从窗口看到其他人出队，心里很难过，又惭愧，不知道怎么去队伍里面对同修们……可能我一天没有做小组总结，在另外空间就是很大的事情吧！

因为项目仍在发展和完善中，协调人有时会发出新的项目流程，我却仍然按照旧的流程做，直到协调人提醒我，我已经有两次这样了，我虽表面上承认错了，但心里却给自己找理由说，这个流程改得太快，我反应不过来啊，这个新的流程是文字写的，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心里没重视协调人发出的通知，自己如果再用心一点，再认真一点，无条件地配合，就不会出现问题。而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作为小组长的身份，不配合协调人的安排对组员也会产生影响。

一开始，我总会给协调人提一些建议，甚至建议她作为协调人应该怎么做之类。有一次她说，其实很多事情她都有想到，也有安排决定怎么做了，希望我可以尊重她。我向内找，发现我有做大事的心，不安分守己，眼睛盯着协调人，想要影响她的决定，觉得自己悟得好悟得对，自以为是，潜意识里对协调人不尊重，看低她，当着小组长却操着协调人的心，没有把精力完全放在如何当好小组长上，其实太多建议和意见有时候对协调人也会造成干扰。

逐渐的我也学到，我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对其他同修的影响。对协调人的做法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应尽量私下里和她沟通协商，

由她来决定是否采取我的建议，而不应在所有人都在的聊天群组里直接说，因为可能会勾起修炼状态不稳定的学员的人心，对同修们没有好处。

有一天，我突然体悟到天国乐团对我们其他项目的在整体配合方面的一种启发。天国乐团出队游行，第一指挥通过手势指挥整个乐团奏出不同的乐曲。第二指挥需要集中注意力配合第一指挥，当第一指挥在乐曲间隙换手势来指示下一首曲子时，第二指挥需要非常快地跟上，并做出完全一样的手势，如果跟不上节拍或者指挥手势做错，会让后面的同修都演奏错，使整个乐队的旋律乱掉。在演奏的整个过程中，全部团员的注意力需集中在指挥棒顶端的法轮图形，大家都是无条件地配合第一指挥，不会有人说，怎么演奏这首歌，怎么不演奏另外一首呢？也不会有人说，怎么速度这样，不可以再快一点吗？不会有人因为累了渴了而随意停下来休息，更不会有人觉得游行的路线不合适而擅自离队。团员之间不会交头接耳，就算旁边的同修演奏错，也不可能停下来指责，而最好在心里默默正念支持同修。每个人专注于在业余时间练习自己的乐器，当精益求精，技能达到水准时，就是在为整体负责，让乐队的音符更加和谐完美。

其它项目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呢？第二负责人对第一负责人天衣无缝的配合让整体在同样的进程和节奏上，不发生混乱。同修专注于自己所负责的一部份，不把眼光放在其他人身上，而是想怎么把自己的那部份做得更加精益求精，无条件向内找，无条件配合整体，无论大事、小事。自己的主意再高明，不配合整体的孤军奋战不一定有成效，相反还可能对整体产生破坏，陷在具体事情中争斗、拆台可能会延误项目进程。师父说：“我们学员之间心性上的互相摩擦、相互配合的不协调，不管这个事情大和小，我告诉大家，那肯定就是魔在钻空子。” [3]

三、证实法不是证实自我

有一次，在另一个项目讨论群组里，A同修想要违背流程重新修改之前已经定下来的材料，因为当时群里一时没人回应他，他言辞有些激烈地说“这个群瘫痪了”，“这个群存在大问题”

等等。因为我争斗心起来，对这位同修平时不配合整体的种种行为一直心里有点看不惯，就言辞犀利地在群组里说他，说“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是你不配合整体的问题，都定下来了，再闹有什么意义。”我当时并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4]同修一下子好像被刺激到，逼着我解释为什么说他是在“闹”，而且说我在捣乱，要我退出群组。因为不想再在群组里争吵下去，我暂时退出了群组。

我向内找，觉得自己刚才确实不应该说同修是在“闹”，因为也许同修自己觉得是在为项目负责，为众生负责才这样的，于是我给同修发了信息道歉。本来觉得自己已经让了一步，没想到他回复我，让我尽快学会向内找，我的显示心和争强好胜的心已经给大家救人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还说非常欣慰地看到在我退出群组的短短十分钟内同修们齐心协力拟好了新的材料，这才叫配合。意思就是赶我退出群组是件正确的事。

我一下子心性就守不住了。对同修的指责和怨恨心翻腾起来，我一边不断地往下压它们，一边心想，这个同修是老学员了，平时以为他修得还不错，怎么心性还不如一个常人呢？又想，真正应该向内找的是他，他怎么做得那么过分还振振有词呢？我知道应该慈悲对待同修，却不知道该怎么过这一关了。

于是我浏览明慧文章，读到一篇《转变观念 慈悲对待同修》，使我豁然开朗。同修在文章中说：“我后来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我反感、排斥同修时，是我被同修人的一面的执著表现障碍了，我把那个不好的“他”，强势的“他”当成了同修真正的自己，而同修真正的自己决不可能那个样子的。”

另外，我发现我没有完全按照师父的法理去看待同修的不足。仍然用常人的观念看待同修。师父说：“一个修炼的人他就有常人之心，只要他不圆满，他就是有常人心的。可是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作为一个学员也好，作为一个工作人员也好，最能表现出来的恰恰就是他没有去掉的那个执著心，常人中放不下的那颗心，就尤其能表现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修的好的、去掉的心已经没有了，也就再也表现不出来了。那么剩下的心就尤为突

出，我们人人都可以看的见。但是我告诉大家，不能说这个人不好，其实他已经是相当的好，只是他还没有去掉的心在起作用会影响工作，会影响学员，其表现很多人也会看到。所以看问题衡量人不要象常人这样去看。”[5]也许A同修表现出来的恰恰是没修好的那一面，而他本身已经修得相当好了。

A同修为什么会对我表现出这样不好的一面？仅仅是因为他这方面没修好吗？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魔炼人心、去各种执著心的魔难。”[4]这让我明白了，A同修那样对我说话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我自己欠下业力造成的。

师父告诉我们：“所以我告诉大家，发生任何矛盾，心里头觉的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找自己的原因，保证原因就出在你这里。”[5]向内找，是什么执著心致使我向外看，对他产生怨恨呢？我找到了不包容的心，用人的观念看待同修的心。还有什么呢？

当我读到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时，发现了我的一个根源的问题。师父说：“如果你在证实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如果别人冲击了你的意见，冲了你的气管，你觉的不舒服，你如果在别人针对你哪个问题对你提了反对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觉的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起来反对、辩解，因此造成跑题与不顾，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鼓掌）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6]

原来同修之间产生矛盾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证实自我而不是证实法。证实自我，表现在坚持某些原则，坚持自己这个层次悟到的理、自己认为对救度众生好的方案等，看似是在为了众生，看似是在维护法，其实维护的是自己。而如果心在证实法上，按照真善忍的宇宙特性，按照大法先他后我，不失者不得，无求而自得的法理修炼自身，则不会出现证实自我的情况，相反，会把自己坚持的东西放下去配合他人。

师尊讲：“释迦牟尼晚年的时候已经达到如来的层次了，他为什么说什么法都没有讲？他其实讲了一个什么问题呀？他是

说：达到我如来这样的层次，我都没有看到宇宙的最终的理、最终的法是什么。所以他叫后人不要把他讲的话当作绝对的真理、不变的真理，那样会把后人局限在如来或者如来以下的层次中，不能向更高层次突破。”[4]

从这段法中我体悟到，我们证实自我可不仅仅是个人修炼那么简单，可能会影响到他人的修炼以及项目的进展，说重了就是无意之间起到了阻碍证实法救人的负面作用。

以上交流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5] 李洪志师父著作：《新加坡法会讲法》

[6]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师父赐予我智慧 警察、保安吓跑了

文：山东老年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整理

我今年八十岁，祖辈上都信佛，乐善好施。从小常听祖母说：“背了人，背不了神。”我从小就种下佛缘。我年轻时性格好强，男人的活都抢着干。后来劳累成积，落了一身的病：心脏病、胃病、甲亢、关节炎等等。上班靠不住，吃药不去根，学其它气功都不见效。

九六年端午节，我开始修炼大法，从此我走上修炼的路。我通过学法、炼功，明白了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真、善、忍是做人的标准，五套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很快体会到无病一身轻。我整天乐呵呵的，处处为别人着想，有了矛盾向内找。我不再抱怨每天给儿媳妇们做饭了，无怨无悔的帮助孩子们，儿媳妇也更尊敬我了，象女儿一样关心我，我的家庭变的和睦了。

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我作为大法弟子，维护大法，证实大法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遵循师父的教诲，赶快讲真相，救世人。在救人的过程中，师父赐予我智慧和力量，几次把警察、保安吓跑了。

（一）吓跑了

腊月二十八，顶风冒雪我也不怕，我得赶快去救人。我背上救人的真相资料，来到一家大超市停车场，我把一份份资料放在每一辆车上。

我刚发完，一个高个身穿警服的保安挡住了我的去路，他态度很强硬，朝我大声喊道：“你发的吗？你好大的胆子！”

我也态度严肃的说：“你不应该管好人，你该管坏人去。”

我顺手拿出一本小册子往他大衣口袋里塞，我说：“小伙子，你也看看，明白，明白。”

他吓得脸色紧张，双手使劲往外推，他二话没说，扭过头顺着楼梯飞快的跑了。

（二）分香蕉

一天，我在农贸市场发真相资料，我顺便买了些水果。正走着，忽然，四个年轻的警察围住我，他们一个个象审问犯人似的问我：

“大姨，干什么的？”

“你带身份证了吗？拿出来看看。”

“你包里装的是什么？把包打开。”

我不为之动心，心里很坦然，我说：“孩子，我买菜要什么身份证啊？”

面对一帮小伙子，我像对待自己的孙子一样，我打开包大大方方的拿出一串香蕉，我一边递给他们，一边说：“是香蕉，你们拿去分着吃吧。”

四个警察见到此情此景，表情很都尴尬，然后是一阵哄笑，就散了。

（三）“捉老鼠”

今年正月里，我在家门口刚下车，正碰到街道治保会的人带着派出所的警察来找我。

警察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他问我：“这是你写的信吗？”

我一看上面有我的名字，我态度坚定的说：“是！是我写的起诉江泽民的信。我过去一身的病，是俺师父教我做个好人，教给俺炼功，我是炼功后身体好了，你家老人有病的话，我去教他炼功……”

我话还没说完，他俩扭头就走了。

几天后，治保会的人带着派出所的警察又找上门来了。我一看又拿着诉江信来了，我一边倒茶，一边请沙发上坐。

我对警察说：“谢谢你，你把信送回来了。”

我没等他们开口，我严肃而郑重的说：“孩子，别跟着一帮哄哄，我是干好事没做坏事。你好好想想，看看这信上都写的是什麼？现在政府正在打大老虎，拍苍蝇、蚊子，捉老鼠。大老虎你不够级别，可别混个苍蝇、老鼠叫人家来拍打！”

我话音刚落，他俩立刻站起来，一句话没说，撒腿就跑了。

最近，我在路上又碰到治保会的人，他老远就打招呼。我刚想进一步劝他别再参与迫害好人的事了，他却主动的说：“大姨，你放心，我们都明白了，不会找你麻烦啦。俺这些人金钱、美女、房子没混上，俺也不想混个苍蝇、老鼠让人家拍打呀！”

我和他都呵呵笑了。

修炼交流摘录

◇我们都知道，但凡身体出问题，都是另外空间的身体出了问题，常人也是这样。那么我们修炼人另外空间的体既然被师父严格的看管着，象精密仪器一样运作着，根本来说是没有机会有一丝不稳定的，更不要说呈现不正确的状态了。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肉身会出问题了？其实我们通过学法也知道了，是因为业力，要承受偿还。所以我悟到的是，尽管身体表面可能很难受，来势凶猛，甚至很多同修骨折，或者内脏鼓出很大包块的，只要我们仍然坚信我们是大法弟子，那么我们另外空间的体就仍然每时每刻的在精密的运作着，没有丝毫差错的，哪怕我们的肉身好像已经快不行了，绝对不会出现我之前所想的“会不会把内脏烧坏了”、“这个腮腺鼓的包会不会转成癌症”啊之类的事情。把身体上该承受的（师父安排的应该承受的）承受过去后，就象吹一阵风一样，不会留下任何不好的东西在身上，并且另外空间的体该怎么运作还怎么运作，只不过又因为我们的承受以及心性提

高，加了很多好东西进去了。我觉得我们既然有师父在管，所以我们自己就不要管，因为你自己管也管不好。无论是用常人中的什么医学理论或其它理论，都是那么低的理，你怎么管的好呢？有同修吃药也好，用其它办法也好，其实都是自己想参与管。就象师父说的：“就象精密仪器你把其它零件加上一个马上就坏了。”

（《转法轮》）我们加的任何一个邪念或者甚至还付诸行动（上医院或吃药等），其实就等于在宣布不要师父管。我们都知道修炼人身体出问题，和常人还不一样，里面的因素很复杂，大部份都是用常人的手段根本就动不了的。所以一旦你自己宣布不要师父管，后果可想而知了。

——《经历病业关对信师信法的体悟》

◇（被迫害的）人也站不起来了，功也炼不了了。亲属们逼着去医院检查，查出胸椎七、八节边长了个囊肿，诊断是骨结核，大夫说：骨结核一般都是受过内伤引起的，必须动手术，把发黑的脊椎骨剔掉，换上人造骨。我知道这是被警察酷刑迫害造成的。在场的亲友都吓坏了，不由分说，送去了省城医院做手术，手术做了七、八个小时，坏骨拿掉了，用钢板把好，正准备换人造骨，由于出血太多，医生害怕会有生命危险，人造骨都准备好了也没来的及下，就缝上了刀口，医生强调：等身体恢复以后再重下人造骨。还开了很多药，要求常年吃不能停，最后给带了个支具回家养着了。回来后，妻子就跟我一起学法，我躺在床上就想：我身上的坏东西拿掉了，但是，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也不能要，人造骨我是不下了，这医院我也不回去了，我是个炼功人，我要学法炼功，不能老这样躺着啊！回家的第二天，我一咬牙就坐了起来，几天后我就能站着炼功了，支具也被我卸掉了。如今已过去几年了，就是坚持天天学法炼功，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身体早已恢复正常。我悟到：只要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能闯过一切难关。

——《坚持学法炼功严重骨结核痊愈》

◇九九年七二零前的老弟子，师父都给推到位了，但在正法修炼中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每个大法弟子表现依然有很大差异。对此有人不解。我的理解是，师父给弟子推到了位，而在正法修炼中的表现取决于弟子的正念。在邪恶的干扰迫害面前，你有足够的正念，就有给你推到高层次的理带有的能量加持，你说出的话和你的功就能震慑或制止邪恶。而你没有正念或正念不足就没有能量和威力，就调动不了功。所以，师父给推到位了，个体表现的差异依旧很大。半年前，我有一次突然感到心脏不舒服，一会儿工夫就明显感到心脏收缩成一个硬球在胸腔里，虽然不疼却很异常。我首先想到了二十几年前曾有过一次症状，几天就好了，怎么还有病根？可又立刻否认这一念，这是假相，是旧势力迫害，我修炼了这么多年绝不会有这种现象。我开始发正念抵制迫害。经过长时间发正念，不到两天时间上述症状消失，心脏完全恢复正常。

——《我体会到了正念的作用》

◇师父说：“怎么办？就得你们去救度他们。得从正理上、法上去讲，从为什么被迫害上讲，让人升起正念来，神才承认这是救人。”（《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所以我们在今后讲真相时一定要注重每一步过程，不要求三退的数量，也不要以三退了为目地。要以讲清基本真相为基点，让他们的心灵深处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中共邪党是什么？中共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唤醒他先天善良的本性才能使他得到救度。在大街上一走一过中救人，三言两语讲真相不太容易讲细，往往都是以做了“三退”为目地。这样救人做的不扎实，换句话说他也没有真正得救，只是为了避难求生而退。没有唤起他心灵深处的正念来，也就是说没有触动他先天善良的本性，本性被掩盖着。所以我觉的在讲真相时，针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讲法儿，基本真相要讲到位，得使他的善良本性返出来才能得到救度。

——《真相讲到位才能救了人》

◇两三年后，我搬了家，居住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家务活也

少了，同修乙给我拿来一台打印机，我一看，心就有点“抖”，它太“大”了，A3的。“我”想这可往哪放啊？这么大，怎么“藏”啊？同修看到了“我”的“压力”，就说：那今天我不拿走，先放你这几天行吗？我心想：这么“大”，最好现在拿走，“我”怕呀！可是嘴上却说不出口。因为修炼人得替别人着想，不能自私啊！这么大的东西，她一个人搬到楼上，多不容易，再说，“我”有压力，让拿走，别人就没有压力了么？往谁那拿呀？还没找到人呢，往她家拿也不行啊，她那里已经有了。于是我说：“没事，先放这吧，等找到地方再拿走。”它身上落了这么多灰，给它擦擦吧，我拿来抹布擦拭打印机（旧机器）。边擦边和同修乙交谈，她问我《论语》都背下来了吧，我说是，她让我背《论语》。我就一边擦打印机一边背《论语》。背完后，我感到很轻松，一点也没有它“太大了”的感觉，再也没有它放在这是个“负担”的重压之感，我心态一下恢复了它没来之前的正常心态，怕意全无。

——《花开之心路》

◇我体会到，真正能够令谁走回来的只有法，也只有法才能具备这样的威力。每位想要走回来的同修，也一定是由于对法的孜孜以求而选择回来的。另外，真正能够让人放下执着的也只有法的力量。当然，同修的适时适度的交流应该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针对于刚刚找回来的同修而言，个人体会，还是先让其多学学法最好，尽可能的别用自己的人心对待，走回来一段时间后再交流，也不迟。自然、适度的言谈也是有必要的。对于有交流意愿的同修，也无可厚非。总之，就是不要过了。言谈之间，最好多站在理解对方的角度考虑善意说话，如果能够体现出修炼者的祥和与慈善，就最好了。如果是急切的心理导致的语言及语气中的似乎有种“训导”人意味的言谈，或有什么“恨铁不成钢”的想法，那都是人心。只要同修能学法，一切自然会“迎刃而解”。

——《对找回昔日同修的一点想法》

◇有的同修说；尽力而为吧，我听了非常痛心，什么是尽力而为？是一种满足于现状？停滞？我看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是

主意识不强、正念不足，被魔性也就是被懒惰钻了空子。师尊提醒过我们：“思想一不对头魔性就会起作用。”（《精進要旨》〈法定〉）这里不是指说这话的同修，是在提醒有这种想法的同修，是很危险的，用尽力而为这种说词是兑现不了誓约的，旧势力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为什么？不就是想毁我们吗？我们可不能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就记住师尊说的“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转法轮》）。

——《救众生与修自己》

◇最近在师父的点悟下，我找到这其中自己存在的很多问题：没有在法上认识法，学人没学法，看到人做事积极就以为修的好。心里只怨恨对方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压力，却没想到同修出现不在法上的状态其实也是因为自己心性有漏，才被旧势力钻空子，加大同修的执着，其实自己和同修都处在被邪恶的旧势力的迫害之下，心里却只觉的自己委屈。在同修向自己交流时，我平时侃侃而谈的状态没了，发现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和同修交流我所看到的问题了。心里对同修都是负面的想法，也是加大了同修空间场的不好物质。那天看了一篇明慧网的文章，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任何矛盾都是师父安排的自己提高的机会，不要眼睛向外看，你把自己执着的心放下了，同修的状态也就变了，问题出现的本身就是给你修的，你却盯着同修不放，自己不想提高。是呀！无论什么情况下也应该修自己呀，不要执着同修了，自己把心放下，多看同修的优点”。当我看到“多看同修的优点”，想到要看同修的优点时，心里却有一阵难受，原来，心里已经对同修形成了很不好的观念。带着这样不好的观念又怎么能和同修配合好呢？要善待同修，因为同修也是师父的弟子，也是有无数的众生在等待同修修好回去。同修身上反映出的问题，我身上也有。我要多学法，用修炼人的正念和慈悲对待同修，融入整体，和大家一起在法上提高。

——《参加当地学法组圆容整体》